第一章

緒論

一 書畫鑑定概說

在今日，書畫市場的龐大需求量以及名家作品的高昂價格令人咋舌，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導致了贋品充斥的亂象，因而「書畫鑑定」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當代收藏家的重視。書畫鑑定學是為藝術學門中一特殊的學科，它涉及多種專業領域，並兼具科學性、系統性、邏輯性，必須通過嚴謹的綜合比對、分析與研究來獲知結果，同時強調經驗的累積。在諸多鑑定前輩學者的長期耕耘下，為書畫鑑定學開闢了寬闊道路並奠定厚實的基礎。

近數十年來，劇烈的收藏熱潮推動了書畫市場的蓬勃發展，尤其在二〇〇三年後，藝術品的需求量大幅成長，古今名家作品的價格亦不斷上漲，屢屢創下天價紀錄，不僅同一畫作之拍價節節攀升，更不斷刷新同一書畫家歷年作品的拍價紀錄。例如孔祥熙家族舊藏的傅抱石《琵琶行》（圖一）尺寸僅八・二才（六・七平尺），在二〇一七年以二・〇五億港幣（約新臺幣九十六億元）拍賣成交，其曾在二〇一〇年於香港佳士德以七〇一〇萬港幣（約新臺幣二・七二億元）賣出，買家珍藏七年賺近二倍，並且獲利五億元。而趙無極的作品「29.01.64」也於二〇一七年創下亞洲藝術家油畫作品的拍賣紀錄，而以二・〇三億港幣成交。張大千的《桃源圖》（圖二）則於二〇一六年香港蘇富比春拍登場，被上海龍美術館創辦人劉益謙以二・七億港元（約新臺幣十一・二億元）標下。此幅作品在一九八七年時曾以一八七萬港元（約新臺幣七七八萬元）售出，等於在卅年間身價翻漲了一四四倍，更超越了張氏《嘉耦圖》於二〇一一年香港蘇富比拍出一・九億港元（約新臺幣七・四億元）的紀錄。[1]與此同時，更為珍稀的古代書畫作品也屢屢飆出畫家的個人作品天價。如二〇一一年六月，北京保利春拍古書畫夜場，名為《稚川移居圖》的元代畫家王蒙之作品，以四・〇二五億元人民幣（約新臺幣十八億元）的成交價拍出，而二〇一六年秋拍，清宮舊藏元代畫家任仁發《五王醉歸圖》，以六八〇〇萬港幣起拍，成交價為三・〇三億元，不僅刷新個人作品，打破了當年度中國古代書畫的拍賣紀錄。而在二〇一三年九月，

一件北宋蘇軾寄予好友郭功甫的信札《功甫帖》，以八二二．九萬美元（約新臺幣二．四億元）的價格拍出。此件作品尺寸僅有二七．九乘以九．五公分，即古代一封折頁書信的大小，且全帖只有九字，相當於平均一個字便價值約八四．六萬美金（約新臺幣二千七百多萬元），使古書畫市場再次受到全球藝術收藏家的注目，也掀起了一波針對此件作品的真偽爭議，學術界百家爭鳴，著實熱鬧（圖三、四）。

正因為市場的龐大需求與帶來的驚人利益，「製作偽品」遂成為不肖商人牟取私利的手段，尤其近現代以後，氾濫成災的贋品偽作翻攪藝術市場，更是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例如一九七〇年代末至八〇年代初，有大量仿造傅抱石五〇至六〇年代的山水與仕女畫贋品流入市場，因拍賣價格居高不下，偽作數量也呈現等比幅度成長（圖五）。事實上，傅抱石傳世的真跡粗估約僅有三千餘件，三分之二留存中國，三分之一流入海外，其總數中約有一半已收藏於海內外美術館，但在拍賣場上流竄的傅氏作品數量，單單一年就遠超於此，可見贋品猖獗之程度。二〇一八年中國警方大規模實施藝術品「打假」政策／行動，而破獲數個偽造集團，

圖一　傅抱石《琵琶行》，1945 年，113 x 66cm

1　a、〈9 億 8500 萬！吳冠中《周莊》創中國油畫拍賣紀錄〉，http：//www.storm.mg/article/98620，2016 年 7 月 4 日點閱；b、〈新高價 張大千《桃源圖》 陸富豪 11 億拍 下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0406/37148503/，2016 年 7 月 4 日點閱；c、〈吳冠中《獅子林》1.15 億成交 創現當代藝術紀錄〉，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22219/14824331.html，2016 年 7 月 4 日點閱。

圖二　張大千《桃源圖》，1982 年，209 x 92.2cm

圖三　蘇軾（傳）《功甫帖》，27.9 x 9.5cm

圖四　安素軒石刻《功甫帖》

查扣了一千多張偽作及數千萬資金，其中某一集團汪某曾在二〇〇三年於北京的拍賣公司成功賣出五千多萬的高價，仿造大名家如齊白石、李可染、傅抱石、啓功等作品販售。其鎖定拍賣市場流通，乃因中國「拍賣法」中「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的免責條款，而肆無忌憚地大規模生產，結合不法人員與拍賣行作假證書、假來歷來銷售偽畫，導致市場上偽畫漫天，更遑論連博物館／美術館的收藏本身也不乏贋品。

就作偽手法而言，除了傳統的摹、臨、仿、造、割、裂、拆、配等，在今日，利用現代科技進行的新型態作偽手段更是方興未艾，大幅增加了鑑定的難度。舉例來說，大約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徐悲鴻的馬（圖六）、齊白石的蝦蟹（圖七）、草蟲等著名的代表性題材之作，常被以水印木刻添墨潤色的手法冒充混入市場，這在當時已是相當先進的印刷技術作偽手法。發展至近年，因電腦噴墨印刷技術已臻純熟且

圖五

傅抱石作品真偽對照

真跡

《平沙落雁圖》

（疑）偽作

傅抱石（疑）偽作

圖六 徐悲鴻《馬圖》，1948 年，109.3 x 53cm

圖七 齊白石《富貴太平圖》（局部），1950 年，102 x 33cm

普遍化，它基於成本低廉、高效率、色彩穩定、對原跡之再現程度高等諸般特性，而一躍成為現今最主要的印刷偽造手段。作偽者甚至能夠直接選用與原真跡相近的老紙作為噴墨的基底媒材，也能如前述水印木刻作偽一般，在印刷之後再行添墨潤色、甚至補蓋印章，輕易地製造出「雙胞胎」[2]乃至「多胞胎」（圖八）。配合現今具企業性質的集團式作偽，他們掌握高檔次的噴墨印表機以及充足的人力，能夠在短時間內複製出大量贋品送入市場，在筆者的實務經驗中屢見不鮮（圖九）。[3]讀者可能會以為這種當代的噴墨添色手法只有涉足收藏界未深的新手才會受害，事實上，筆者也經常聽聞業界知名的老前輩因為一時失手而落入陷阱，甚至最後發生訴訟案件的例子。由於這些噴墨偽作多會藉由

2 關於「雙胞胎」，請參見本章最末「鑑藏界與業界常用行話列表」。

3 關於「水印木刻」及「噴墨印刷」等現代印刷偽造技術，在本書第四章「新型態作偽手段—印刷技術」一節中有詳細的討論。

張大千作品真偽對照

真跡

《大千狂塗冊頁（十二開）》（之十二）

（疑）偽作

《大千狂塗冊頁（十二開）》（之十二）

圖九　本書作者正以高倍數顯微鏡鑑識古畫是否為噴墨作偽

裝裱手段來干擾買家視線，這些業界前輩可能沒有親自檢視作品原件，僅憑拍賣圖錄就進行標價，或是雖已至現場看過原件，卻仍一時大意而購入。只是他們畢竟礙於身分，不願張揚，因此傳出風聲的並不太多。

無獨有偶，在西方，作偽現象也一直是令市場藏家與藝術界頭痛的問題。舉例而言，在近年爆發的「蘇富比偽畫大師」訴訟案，便掀起了歐洲藝術界／藝術市場的狂瀾。根據這位偽畫大師沃夫岡・貝特萊奇（Wolfgang Beltracchi, 1951-）的自述，他偽造了三百多幅名家作品，並悉數流入藝術市場、且不少被博物館收藏。他所偽造並聲稱為德國表現派畫家海因里希・坎本唐克（Heinrich Campendonk）作於一九一四年的作品《紅馬肖像》（Red Picture with Horses），在二〇〇六年的佳士得拍出三六〇萬美元（約新臺幣一・一億元）的高價，卻在日後科學儀器檢測時發現了十九世紀初期尚未發明的鈦白顏料，致使整起事件東窗事發，沃夫岡因而鋃鐺入獄。[4]

而甫於二〇一六年十月傳出，國際間最重要的拍賣公司之一蘇富比以八五〇萬英鎊（約新臺幣三・四億元）拍出一幅荷蘭畫家哈爾斯（Frans Hals, 1580-1666）[5]的畫作《一名未知的男子》（An Unknown Man），卻經檢驗證實為贋品，因而取消交易，全額賠償買家並訴諸法律行動（圖一〇）。這幅作品是由倫敦畫商懷思（Mark Weiss）所提供，在此之前，同樣由其提供的德國畫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6]作品《維納斯》

4　參見本書第四章「現代科技的鑑定方法—科學儀器檢測分析」一節。

5　法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 1580-1666，一説生於 1581），生於安特衛普（Antwerp，今比利時境內），荷蘭黃金時代（Gouden Eeuw，約 17 世紀）畫家。其多繪群像畫與肖像畫，善於捕捉瞬間的神情，使人像生動活潑。

6　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der Ältere, 1472-1553），生於上克羅納赫（Kronach，今屬德國），德國文藝復興時期畫家。多繪肖像畫、宗教與神話題材。

圖一〇 哈爾斯《一名未知的男子》（偽作），尺寸從缺

（Venus），於二〇一二年被佳士得的實驗室檢測出與時代不符的鈦白顏料，並為法國法官查扣檢驗；而另一幅從其手中流出的義大利畫家奧拉齊奧・真蒂萊斯基[7]之《大衛看著歌利亞的頭沉思》（David Contemplating the Head of Goliath），也在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展覽期間，被研究人員發現為偽作，於二〇一六年三月撤下停展。經由上述事件，蘇富比遂對來自於懷思的《一名未知的男子》進行查驗，發現此畫含有十七世紀不可能出現的現代顏料，遂使案件爆發。據荷蘭藝術收藏家哈波爾特（Bob Haboldt）所稱，該作偽工作室至少偽造了廿五幅古畫作，總價值高達二億英鎊（約新臺幣八十億元）。而英國藝術史學者葛洛斯芬納（Bendor Grosvenor）表示此系列偽作並非「複製品」，而是仿造畫家風格、以全新構圖所作，不僅藝術技巧極佳，且完全呈現出古畫的韻味。[8]

藝術市場上的真真假假，造成了公共收藏單位、博物館拍賣公司、藝廊乃至私人收藏家們的無所適從。面臨此種困境，藝術鑑定

的需求便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收藏家／收藏單位的重視，而藝術鑑定師的角色也因此更加受到了關注。

在中國，遠從古代開始，收藏家便會延請專門的鑑定顧問為他們掌握藏品的真偽與品質，例如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在初入收藏圈時，多由文徵明父子為其掌眼書畫；清初山東藏家張應甲[9]在某年結識「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翬之後，便開始由王氏擔任其收藏的掌眼人[10]；而同屬清代的著名收藏家高士奇、安岐，則有鑑定家顧維岳[11]作為收藏顧問。直至近代，收藏家們擁有專屬的鑑定顧問，或是圈內彼此互通有無更是十分普遍。例如在民國初年發展蓬勃的上海收藏圈中，藏家們經常互相賞鑑收藏、或眼力較佳者幫忙掌眼部分書畫作品。如葉恭綽便經常會請吳湖帆協助鑑定某些他看不準的作品；而上海作偽集團「譚敬造」的主事者譚敬，則多由張珩為其掌眼；富商大藏家龐元濟甚至擁有一整個藝術顧問團隊[12]，除了掌眼書畫作品之外，也協助藏品的管理、歸類等工作。[13]

進入資本化的當代，收藏家與贋品的數量、種類均不斷膨脹，更加需要鑑定師的存在。當代書畫鑑定師的主要任務也不外乎為書畫作品辨別真偽、斷定時代、評價優劣，它要求紮實深厚的藝術史背景、廣泛且豐富的鑑定實務經驗以及對藝術作品的敏銳感受力，

英國藝術鑑定師培養指標

- 相關創作技法及美學素養／技術方法學
- 理論系統架構／創作方法學
- 鑑定實戰訓練／實務經驗養成

7 奧拉齊奧・真蒂萊斯基（Orazio Lomi Gentileschi, 1563-1639），生於托斯卡尼，義大利矯飾主義畫家。受到卡拉瓦喬（Caravaggio）影響，繪畫明暗對比明顯。

8 a、" Sotheby's declares 'Frans Hals' work a forgery ." 11 Oct., 2016 <http: //www.bbc.com/news/entertainment-arts-37574411>；b、〈「世紀最大醜聞」蘇富比賣出328億假畫〉，http: //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007/963511/，2016年10月11日點閱。

9 張應甲（生卒年不詳），字先三、先山，號希逸，山東膠西人。吳其貞曾在《書畫記》載道其父張若麒喜收藏書畫，常命其四處蒐羅。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上便有張應甲的鑑藏印「膠西張應甲先三氏圖書」、「膠西張應甲先三氏珍藏書畫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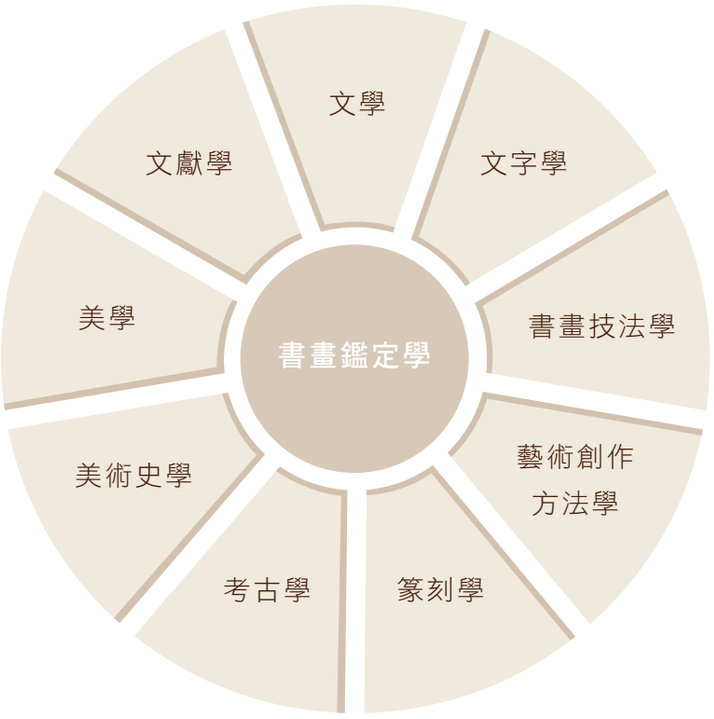
10 凌利中，〈閱閱江南第一家——「婁東畫派」研究三則〉，《山水正宗——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珍藏王時敏、王原祁「婁東派」書畫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1年），頁165。

11 顧維岳（生卒年不詳），本名崧，字維岳，號枝安，因堂號憩閑，又號憩閑主人，蘇州人。是活躍於康熙、乾隆年間的鑑藏家。

12 此顧問團隊包含陸恢、張硯孫、張唯庭、吳琴木、張大壯、邱林楠、樊少雲、樊伯炎等，著名的書畫家趙叔孺可能也為其書畫掌眼人之一。

13 此處所提及之鑑藏家項元汴、文徵明、高士奇、安岐，以及上海收藏圈諸家，在本書第二章「鑑藏者的鈐印」一節中均有詳細的介紹。

如果鑑定師本身熟諳書畫創作技法，其在鑑定的精準度上也擁有更大的優勢。古今鑑定家便有不少本身是書畫名家，如北宋米芾、明代文徵明、近現代張大千、吳湖帆等，因自身具備高超的書畫技法水準，知道哪些地方是最能展現書畫家功力之處——換言之，便是作偽者最易暴露弱點之處——因此對藝術品之筆墨、美學表現等的敏銳度與理解度遠高於一般人，能夠較輕易地指出真跡的精妙處以及偽作的破綻。

目前臺灣的大專院校尚未有專門的相關系所來培育藝術鑑定師，而兩岸鑑定師之傳統訓練養成多是透過師徒制度來傳授鑑定知識與經驗。但西方學界針對「藝術鑑定」此一學科，卻已有相當完整的學院訓練。筆者花費將近十年時間遠赴英國倫敦修習之藝術鑑定學博士，其學位取得的主要方式為學術論文著作加上創作展覽，並以三項能力之養成作為基本準則及門檻：一定程度的相關藝術創作技法水準及美學素養、屬於自己一套分析解剖藝術家創作風格的方法學理論，以及對拍賣場或私人藏家的實際鑑定訓練，藉以獲得大量的演練機會。透過此種系統化的嚴謹訓練，才能成為一位真正的藝術鑑定家。而筆者也希望將此所學方式介紹回兩岸，彌補目前兩岸藝術鑑定師培育系統的不足。

鑑定師是許多收藏家與藝術作品之間的橋樑，然而，就目前現況來看，收藏家、偽作、鑑定師三者的數量比例過於懸殊，如果藏家本身沒有具備相當程度的鑑定／鑑賞能力，而僅能依靠鑑定師，面對現今書畫市場魚目混珠的瘋狂亂象，很容易便會盲從而受騙上當，與真跡失之交臂，更容易繳出一筆筆為數不小的冤枉「學費」。收藏與鑑定實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人們若想要躋身收藏領域之林，至少需要掌握基礎的鑑定知識，才能較為長久地立足於書畫市場之上，而非毫無準備便貿然跳入這片深不可測的藝術瀚海。